

# 儒家传统价值观对研究生创造力影响的实证研究

韦一鸥

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

DOI:10.32629/er.v3i1.2336

**[摘要]** 为探究儒家传统价值观是否对研究生创造力产生影响,本研究利用问卷对242名学生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和创造力进行了测量,并对儒家传统价值观高低两组学生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。结果表明:儒家传统价值观对研究生的创造力有积极影响。

**[关键词]** 研究生; 儒家传统价值观; 创造力

## 引言

在当今全球竞争和形势复杂的世界,创造性智慧和创新能力正迅速成为个人和国家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。斯腾伯格(Sternberg)的创造力投资理论认为,创造力的发展离不开对各种资源的利用,包括智力、知识、思维风格、人格、动机和环境<sup>[1]</sup>。其中,环境对创造力有重要的影响。创造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成果。因此,个人所处的文化,作为一个大环境,对创造力和创造行为影响深远。

儒家价值观是一种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观念形态,几千年来,在我国封建社会占据着统治地位<sup>[2]</sup>。该社会价值观对当代学生的创造力有着怎样的影响,过去的讨论并未给出统一的答案。张光曦和金惠红<sup>[3]</sup>认为,传统价值观的特征之一是集体主义,它定义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边界,使得社会中的个体从属于某个小团体,虽然这不利于知识分享,但能够促进知识的深度加工。第二,传统价值观中的权力距离让学生对权威采取认同不反驳的态度,这阻碍了创造力的发展。传统价值观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庸思维,一方面,这种思想因为强调和谐,缺乏挑战精神,无法激励新的想法。但另一方面,由于重视关系,这促进了信息的共享,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。

党的十八大提出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、建设创新型大学、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。研究生作为我国科研队伍的新生力量,拥有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。为了进一步了解如何培养研究生的创造力,有必要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。因此,本研究提出问题:具有不同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研究生之间的创造力是否存在差异?

## 1 文献综述

过去的实证研究对中外学生创造力进行了对比,结果显示西方国家学生比中国学生更有创造力。比如,纽埃(Niu)和斯腾伯格(Sternberg)<sup>[4]</sup>比较了美国和中国大学生创作的艺术创造力,发现与中国学生相比,美国学生的创作更具创意和美学吸引力,这种差异得到了中美评审的认可。在查(Zha)<sup>[5]</sup>等人的另一项研究中,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具有更多的创造性潜能。而新加坡学者吴(Ng)出版的批判亚洲人创造力的畅销书《Why Asians are Less Creative than Westerners》<sup>[6]</sup>更是让这种创造力的文化差异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。

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中国文化对创造力的抑制作用。何友晖<sup>[7]</sup>等人指出,传统文化具有认知保守性,因而使得中国人忽视创造力的培养,多维思考能力较弱。姚(Yao)<sup>[8]</sup>等人探究了中庸思维对学生创造力和创造行为的影响,他们发现,中庸思维阻碍了创造力向创造行为的转化。

关于传统文化与创造力的关系,过去的研究还未得出一致的结论。张光曦和古昕宇<sup>[9]</sup>对290名来自国企、外商独资、民企、外企的员工进行了调查,发现中庸思维能够促进员工创造力。然而,郭晶<sup>[10]</sup>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,他从传统文化中自足自夸的人生态度、群体认

同原则、中庸之道、封闭保守和直觉主义的角度论证了其青少年创造力的消极影响。与之相反,石中英<sup>[11]</sup>认为抱有这种创造性人才培养上的文化自卑是不可取的。他将儒家传统价值观总结为七个方面:“天人合一”、“人性本善”、“民惟邦本”、“居仁由义”、“知耻自省”、“贵中尚和”和“自强维新”。其中,“天人合一”鼓励人们不断创新,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与社会,“贵中尚和”强调创新不是简单的否定过去,而是建立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,而“民惟邦本”、“居仁由义”、“知耻自省”代表了创造行为应遵循的价值原则。

## 2 研究方法

### 2.1 研究对象

本研究的样本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、天津体育学院、山东农业大学等15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。问卷通过网络发放,共发放问卷286份,获得有效问卷242份,有效率为84.6%。其中,男生65人,女生177人,文科(文学、教育学、哲学、历史学、法学)168人,理科(理学、工学、农学、医学、经济学、管理学)74人。

### 2.2 研究工具

#### 2.2.1 传统价值观量表

由台湾学者杨国枢<sup>[12]</sup>编制,共包含五个因素:家族主义、谦让守分、面子关系、团结和谐、克难刻苦,其信度分别为0.87、0.82、0.71、0.84、0.60。共40个项目,采用四点计分。

#### 2.2.2 Kaufman领域创造力量表中文版

由考夫曼(Kaufman)编制,后由中国学者涂翠萍等进行翻译和修订<sup>[12]</sup>。中文版包含五个维度,各维度信度介于0.80-0.91,总量表信度为0.93。共50个项目,采用五点计分。

## 3 结果与讨论

如表1所示,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,结果显示,具有不同传统价值观的学生在创造力上呈现出显著差异:传统价值观强的研究生创造力更强。表2为创造力与传统价值观各因子的相关性,结果显示,创造力与因子团结和谐呈显著正相关。

表1 传统价值观不同学生的创造力差异比较

	传统价值观	样本	均值	标准差	t值	p值(双侧)
创造力	弱	121	144.68	31.32	-1.976	.049
	强	121	152.62	31.22		

表2 创造力与传统价值观各因子Pearson相关性分析

	家族主义	谦让守分	团结和谐	面子关系	克难刻苦
创造力	.077	-.013	.133*	0.90	0.34

注: \*在0.05水平(双侧)上显著相关。

研究结果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读。首先,该结果与前人的推测和发现一致<sup>[9],[11]</sup>。其次,孔子论证并倡导一种道德和社会创造力的概念,强调创新应带来循序渐进的变化,而不是剧烈的革命。他支持以过去的智慧为基础的渐进式变革。因此,儒家传统价值观不会阻碍创造力,而是反对激进的、否定一切的创造行为。再次,通过对过往52项实证研究进行Meta分析,萨鲁吉(Saroghi)<sup>[13]</sup>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下,创意更易转化为创新行为,这支持了本研究创造力与传统价值观因子相关的结果。最后,本研究采用了自我评价的测量方法,而创造力的测量方法会影响研究的结果,吴(Ng)和费尔德曼(Feldman)<sup>[14]</sup>比较了自我报告和非自我报告两类创造力测量方法,发现当使用自我评价的测量方法时,大多数自变量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更紧密。

#### 4 总结

综上所述,本研究发现,具有不同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研究生,在创造力上呈现差异。相较传统价值观弱的学生,传统价值观强的学生创造力更强。并且,学生的团结和谐这一价值观与创造力呈正相关。在未来的教学中,学校与教师应发扬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学生创造力的积极影响,并避免其对学生创造力的不利影响。营造校园和班级的和谐氛围,建立团结友善的人际关系,从而提高学生的创造力。当然,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,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更大的样本量进行研究,对创造力的测量手段可以更加丰富,包括创造性产品分析法、创造力测验法、创造力实验法和个案研究法等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STERNBERG R J. Wisdom, intelligence, and creativity synthesized[M].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3.
- [2] 杨国枢.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—本土化研究[M]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4: 11.
- [3] 张光曦, 金惠红. 中华文化与大学生创造力的培育[J]. 高教发展与评估, 2014, 30(5): 80-87.
- [4] NIU W, STERNBERG R J. Cultural influences on artistic creativity and

its evaluation[J]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, 2001, (36): 225-241.

[5] ZHA P, WALCZYK J J, GRIFFITH-ROSS D A, et al. The impact of culture and individualism-collectivism on the creative potential and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adults[J].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, 2006, (18): 355-366.

[6] NG A K. Why Asians are less creative than westerners? [M]. Singapore: Prentice-Hall, Pearson Education Asia, 2001: 11.

[7] 何友晖, 黄莎莎, 吴兆文, 等. 儒家文化对认知发展的影响[J]. 教学研究, 2005, 28(5): 381-387.

[8] YAO X, YANG Q, DONG N N, et al.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 Y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ur[J].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, 2010, 13(1): 53-57.

[9] 张光曦, 古昕宇. 中庸思维与员工创造力[J]. 科研管理, 2015, (36): 251-257.

[10] 郭晶. 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[J]. 基础教育, 2009, 6(2): 40-43.

[11] 石中英. 中国传统文化阻碍创造性人才培养吗? [J]. 中国教育学会, 2008, (8): 1-6.

[12] 涂翠平, 樊富珉. Kaufman领域创造力量表中文版的验证及初步应用[J]. 心理与行为研究, 2015, 13(6): 811-816.

[13] SAROOGHI H, LIBAERS D, BURKEMPER A.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: A meta-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,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[J].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, 2015, 30(5): 714-731.

[14] NG T W, FELDMAN D C. A comparison of self-ratings and non-self-report measures of employee creativity[J]. Human Relations, 2012, (65): 1021-1047.

#### 作者简介:

韦一鸣(1995—),女,汉族,江苏南京人,硕士在读,研究方向: 英语教育。